

毛共與聯合國

尹慶耀

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部門主管溫斯頓·羅德（Winston Lord）說過這樣幾句話：美國既不能脫離世界，也不能主宰世界，而註定要應付一個權力分散、目標互異，並且在經濟上相互依賴而日見縮小的世界①。

抱有同樣見解的不只羅德一人，曾任美國駐日大使的哈佛大學教授賴旭和（Edwin O. Reischauer），就在其所著「走向二十一世紀」（“Toward the 21st Century”）由 Alfred A. Knopf, Inc. 出版）一書中，對「一元世界」的概念加以檢討。他認為現今雖則尚未實現，但不久所謂國際共同社會（the unite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就會成爲事實。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兼該校「共產主義事務研究所」主任布列增斯基（Dr. Zbigniew Brzezinski）曾提出「對世界問題的『國際性』和『全球性』看法」②，他當然着重後者，因此他又在「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新重點」一文中，提出「這個世界將成爲一個互相依賴的實體，任何一國均無完全退出的可能。一種廣泛而仍未明確的全球互相依賴的觀念，似乎是大多數美國人共同信奉的一般原則」③。

最近日本報刊上，也時常出現「國家人」「地球人」字樣。其實所謂「全球主義」并不自今日始，兩千年前中國的「禮運大同篇」，就是一個典型的範例。不過，在地球相對縮小、人類交往日繁的今天，世界大同的理想，就變得更爲迫切需要了。

就聯合國憲章上所載的宗旨及原則看來，這個世界性機構，應該肩負起促進世界大同的責任。可是，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第二十九屆聯大開幕的當天，聯合國祕書處在毛共脅迫下拆除了鑲在聯合國大廳壁上的綠色大理石碑，上面刻有「國父孫中山先生手書的禮運大同篇全文，那是在聯合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時中華民國政府致贈的。其後，毛共却贈送了一幅繡有萬里長城圖案的掛毯給聯合國。聯合國捨棄了大同的理想，容許別人在其內部修

築一道道的長城，它還如何能作爲一個世界性機構而完成其世界性任務呢？正如同美國民主黨參議員韓福瑞（Hubert Humphery）所說：「一九七四年的聯合國可能成爲一九三〇年代的國際聯盟——無能、無用」④。這話是對的。可是一九七五年乃至以後的聯合國又將如何呢？依目前的情形看來，它似乎已走近自己的盡頭。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新華社」報導毛共出席第二十九屆聯大的代表莊焰在發言中說：「最終說來，武裝鬥爭是爭取民族解放的根本的鬥爭形式，但也不拒絕在條件有利時進行必要的談判。有時候去談，是針鋒相對；有時候不去談也是針鋒相對。談一定要立足於打。在談判中，要保護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武裝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毛共出席聯大的代表，幾乎個個都在發言中背誦幾句毛語錄。當然，我們不會相信這種語錄有什麼符咒的魔力，但在聯大會場上過多地鼓吹「打」「鬥」的空氣，對聯大本身以至出席的一三八個會員國，都不見得會有什麼好處。

在二十九屆聯大中，有幾個問題的處理，是值得一提的。

首先是巴勒斯坦問題。在毛共和開發中國家的支持下，大會邀請「巴解」首領阿拉法特（Al-Fat）於討論此一問題的第一天在大會上發表演說，大會主席阿爾及利亞外長包蒂福利克（Abdelaziz Bouteflika）下令從倉庫中搬出招待各國元首在聯大致詞時所備的座椅，給手持橄欖枝腰間跨鎗的阿拉法特享用。後者曾用阿拉伯語宣言，一定要返回聖地巴勒斯坦。在演說終了時，兩度宣稱：我今天帶了橄欖枝和自由戰士的手鎗到來，希望不要迫我放下手中的橄欖枝⑤。大會主席原提議每一代表團僅能發言一次，但阿拉伯

國家代表出現了十二次，以色列代表却無開口的機會。本屆聯大通過有利「巴解」的兩項決議，其一以八九票贊成、八票反對、三七票棄權通過的決議中，「重申巴勒斯坦人民有返回自己的家園和收復他們被剝奪的財產的神聖權利」、「承認巴勒斯坦人民有權根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採取一切手段來恢復他們的權利」、「呼籲所有國家和國際組織，根據聯合國憲章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復自己權利的鬥爭」。決議並規定「巴勒斯坦問題」還要列入第三十屆聯大的議程，屆時祕書長還要作本決議執行情形的報告。其第二個決議以九五票贊成、一七票反對、一九票棄權獲得通過，要「邀請『巴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聯合國大會的會議和工作，並參加聯合國大會發起的所有國際會議」。然而，這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

其次是南非代表權問題。九月三十日全體會議中以九八票贊成、二三票反對、一四票棄權，通過拒絕接受南非代表證書。該案經過安理會從十月十八日至三十日的長期討論，最後投票結果，一〇票贊成、二票棄權，而美、英、法則聯合使用否決權投了反對票。但十一月十二日的全體會議又通過了大會主席的一項裁決，拒絕南非代表團參加本屆會議的工作。於是南非保住了代表權却不能參加本屆會議。這又於法無據。

復次是高棉代表權問題。毛共以及若干第三世界國家，要以流亡北平在毛共卵翼下的施亞努，取代金邊的合法政府取得聯合國代表權。十二月五日聯大以五二票對五〇票通過賴比瑞亞的臨時動議，將這個問題推遲到下一屆會議討論。又以五三票贊成、六一票反對、一九票棄權，否決了敘利亞等國代表所提拒絕高棉代表證書的提案。

另一個是韓國問題也就是解散駐韓聯合國軍司令部問題。這個問題爭論的結果，是以六一票贊成、四二票反對、三二票棄權通過了美國所提將問題提交安理會審議的提案，並以四八票贊成、四八票反對、三八票棄權否決了阿爾及利亞等三四國所提「撤退以聯合國名義駐在南朝鮮的一切外國軍隊」的決議草案。

對於上述四項問題，前二者毛共不僅發言支持、投票贊成，實際上也是積極的煽惑倡議者之一，該兩案的表決結果，毛共當然是滿意的。後二者即支持施亞努攫取聯合國代表權以及解散駐韓聯軍司令部問題，毛共更是力竭聲嘶地亟欲求其實現，祇是由於美國的努力以及若干亞洲國家態度的影響，

才勉強獲得如上的結果。毛共對此大肆叫囂，「人民日報」（十二月十二日）且以「美國軍隊沒理由繼續賴在南朝鮮」為題，發表文章直接抨擊美國，藉以洩忿。

二

十一月十四日聯大第一委員會以七九票贊成、零票反對，通過了「敦促各國支持建立和維護印度洋和平區」的決議草案。二十日第一委員會又以八四票贊成，印度反對、美蘇棄權，通過「原則上贊同建立南亞無核區的概念」的決議草案。十二月六日聯大第二委員會以一一五票贊成、美英等六國反對、一〇票棄權通過由墨西哥倡議、以七七國集團名義提出的「各國經濟權利與義務憲章草案」，毛共投票贊成，惟在逐條表決時，因第一五條把蘇聯所建議的「將裁軍節省下來的經費用來援助發展中國家」列入，毛共乃對該條投反對票。又因第二〇條內容有「同社會主義國家貿易」字樣，第二六條內容有關於最惠待遇的規定，毛共也一併反對。

十二月十四日通過侵略定義。十六日以一一八票贊成、零票反對、一〇票棄權通過非殖民化問題。十七日通過關於納米比亞問題的決議，要求南非從該地撤退。同日晚，通過關於建立由四二國組成的特別委員會，以研究有關審議聯合國憲章的建議的決議。

關於侵略的定義一案，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就由蘇聯提出，為此而設的聯合國特別委員會也經過了幾度改組，但蘇聯的興趣似乎只想把侵略定義適用於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那是連毛共也要反對的。而現今聯大通過的定義，把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鬥爭，列於侵略範圍之外，既然這不妨礙毛共以「解放」名義、「人民戰爭」方式鼓動并支持左翼武裝行動，毛共自然就不必反對了。

關於非殖民化問題的決議，重申大會承認那些處在殖民主義和外國統治下的人民為行使自己的自決和獨立的權利，而採取一切必要手段進行鬥爭的合法性；並且譴責南非和羅得西亞對成百萬納米比亞和津巴布韋的非洲人民實行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鎮壓。對這個決議，毛共投了贊成票。在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過程中，毛共代表莊焰作了前引的發言，而且聲稱：「革命人

民在任何情況下必須用革命的兩手反對革命的兩手，用革命的槍桿子反對革命的槍桿子，……殖民主義從來不會輕易地自行退出歷史舞台。你不打，它就不倒」。從這些話看來，毛共對什麼決議之類，除去宣傳效果之外，并不予以重視，而寧肯相信槍桿子。

關於審議和修改憲章的問題，可以說是毛共由來已久的主張。一九六五年一月七日，印尼總統蘇卡諾（Achmed Sukarno）宣布退出聯合國。同月十日，中共發表聲明予以支持，聲明中稱：「聯合國已經日益淪為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對聯合國的迷信必須破除」。「這個所謂世界性的組織需要加以徹底改造」。同一天的「人民日報」社論，以「印度尼西亞的果敢的革命行動」為題，斷言「聯合國不是亞非國家能够伸張正義的地方，而是美帝國主義欺人壓人的場所」。「聯合國已墮落為少數大國把持的骯髒的國際政治交易所」。這篇社論指稱「聯合國也是一隻紙老虎」。聲言「現在，是結束美帝國主義控制聯合國的時候了，是徹底改造這個所謂世界性組織的時候了」。同年九月廿九日陳毅在記者招待會中更露骨地說：「聯合國一直受美國控制，今天又成了美蘇兩大國作政治交易的場所」。「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按照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來改造聯合國」。「聯合國憲章要由全世界大小國家來共同重新審定」⑥。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在標題為「聯合國的根本問題是要打破美國的控制」的社論中，重提「聯合國要回到它的宗旨和原則的道路上去，就必須打破美國的控制，糾正它的全部錯誤，進行徹底的改組和改造」的要求，也再度指稱「聯合國一直是美國的侵略工具，今天又成為美蘇兩大國作政治交易的場所」。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就選以「聯合國是美蘇政治交易所」為標題了。一九七二年第十七屆聯大時，毛共就在會中提出修改聯合國憲章的要求。本屆聯大會期內，毛共代表安致遠在第六委員會中說：各國在聯合國中應有平等地位和平等權利，這應當在聯合國憲章中充分體現，因此，毛共支持廣大中小國家修憲要求，並且堅定不移。

這個設立委員會檢討聯合國憲章的議案，美、蘇、英——創立已有廿九年歷史的聯合國的三個創辦國——加上法國及其他國家，曾在發言及投票中反對，但結果仍以八二票贊成、一五票反對、三六票棄權獲得通過。這就毛共而言，是相當愜意的。它之主張修改憲章，改組和改造聯合國，主要是以

美蘇為鬥爭目標。然而，最初提議接納毛共入會的大國正是蘇聯，最終促成毛共入會的大國正是美國，這或許令人有些滄桑之嘆罷！

三

世事滄桑，確是值得令人與嘆的。曾憶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來以毛共政權「外長」身分，致電聯大主席羅慕洛（Carlos Romulo）和聯合國祕書長賴伊（Trygve Lie），要求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但當時聯大祕書處認為周恩來的電報乃「非聯合國會員國文件」，未予理會。傳說周恩來受挫之後，聲言毛共可以等上一百年。一九五〇年一月，蘇聯在安理會提案，否認中華民國代表權證但遭否決，蘇代表馬立克（Yakov A. Malik）返回蘇聯以示杯葛。九月，印度在五屆聯大初提排除中華民國接納毛共政權案，亦未能得逞。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廿三日，毛共對唐尼（John Thomas Downey）等十一名美籍聯合國軍人員及兩名美國公民判刑。十二月八日，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向聯合國大會申訴毛共違反韓戰協定。十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控訴違反韓戰停戰協定拘留和監禁聯合國軍事人員」的決議。直至一九五九年左右，尼克森（Richard M. Nixon）還反對與毛共從事文化交流。在他看來，無論以何種尺度衡量，毛共都是一個侵略者，為了維持和平，就不能准許它進入聯合國。

一九六一年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上台，在他的「新境界」構想下，美國已嘗試跟毛共「搭橋」。一九六五年初，印尼退出聯合國後，毛共曾主張成立第二或革命的聯合國⑦。同年九月，陳毅在前引記者招待會中聲言：

「聯合國一直受美國控制，今天又成了美蘇兩大國作政治交易的場所。儘管有幾十個亞非國家和愛好和平的國家，在聯合國作了不少的努力，但是並沒有改變這個局面。這樣的聯合國，中國（毛共自指——下同）可以不參加」。

「聯合國在美國侵朝戰爭時期，通過決議，說中國是侵略者。怎麼能希望中國參加一個把自己說成是侵略者的國際組織呢？一方面說中國

是侵略者，又叫這個侵略者去參加聯合國，聯合國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按照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來改造聯合國，擺脫美國和其它大國對聯合國的控制。改造聯合國的任務，如果不能達到的，另外成立一個革命的聯合國的條件，自然會逐步成熟」。

「聯合國要承認和糾正它過去的一切錯誤，包括取消譴責中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是侵略者的決議，並且通過決議譴責美國是侵略者；聯合國憲章要由全世界大小國家來共同審定，所有的獨立國家都應該包括在聯合國，帝國主義的一切傀儡都要驅逐出去」⑧。

奇妙的是正當毛共如此強悍地對聯合國表示其不友好的態度時，偏有些人亟欲把毛共拉進聯合國。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那已是詹森總統時期），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高德堡（Arthur Goldberg）在華盛頓答覆記者詢問時稱：（一）毛共放棄排斥中華民國作為其入會的要求；（二）毛共撤回對聯合國對在韓戰時援助韓國一事道謝的要求；（三）毛共撤回修改聯合國憲章的要求；（四）毛共必須信守聯合國憲章，尤其是有關放棄武力之使用及以和平手段解決爭端。如果這些條件實現，美國就不反對毛共進入聯合國⑨。九月廿二日，他在聯大就中國代表權問題發言時，又指出美國的政策不是把毛共孤立於世界之外，但美國將堅定反對驅逐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的努力。這種有條件接納毛共入會的論點，當然并非出自高氏個人的主張。

一九六七年十月，尼克森在「外交季刊」發表「越戰以後的亞洲」一文，內稱「從長遠的眼光看來，我們絕不能把中國永遠摒諸國際家庭之外」。一九七一年二月，尼克森發表他的第二次外交咨文，其中就提到毛共參加國際事務的重要性，重申美國準備與北平進行會談，並聲明美國希望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中擔任一個有建設性的角色。同年四月廿六日，由洛奇主持的（聯合國問題）特別諮詢委員會，提出包括九十六項的建議書，建議允許毛共進入聯合國。回億一九五〇年代，真令人有不勝今昔之感！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布希（George Bush）向聯合國提出備忘錄，主張允許毛共入會，但同時「應當規定不剝奪中華民國的代表權」。十月廿五日，毛共終於被接納入會，美國不會確保它所提出的任何條件。自然，毛共也未等待聯合國撤銷對它的譴責案而後進入，但它既已入

會且已取得安理會席位，那個譴責案就只成為聯合國的自我諷刺，再不會有什麼效用，而毛共對聯合國的策略，却可實施無礙。

四

一九五二年聯合國討論韓戰問題時，曾邀毛共派代表列席。被派擔任代表的伍修權返回大陸後，在北平鐵獅子胡同「中國人民大學」紅色廣場，報告他列席聯合國的經過。當他提及毛共此後在聯合國問題上的策略時，曾引經據典地敘述了馬列主義正統的會議戰術，其中有所謂「抵制」、「利用講壇」、「分化」、「變質」、「摧毀」等等。今天看來，毛共確實在對這些步驟作有計劃的實施。

伍修權所講毛共對聯合國的低級策略是「抵制」。這是學自列寧。「列寧在他有名的著作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寫道：『一九〇五年布爾什維克抵制『國會』，使革命無產階級獲得了非常寶貴的政治經驗，因為它表明了合法的與不合法的，國會內與國會外的鬥爭形式相配合的條件下，善於拒絕國會內的鬥爭，有時是有益處，甚至是必要的』」⑩。當時毛共不能進入聯合國，但與蘇聯尚未分裂，因而這項策略運用就分作兩個部分，一是用蔑視、謾罵等手段，千方百計地削弱聯合國在中國大陸人民以及在亞非國家中的影響力；其二是慫恿蘇聯成立一個「社會主義國聯」，來和聯合國對抗。惟自六〇年代以降，毛共和蘇聯趨於分裂，毛共乃在宣傳上把聯合國由「美帝國主義欺人壓人的場所」，變成爲「美蘇政治交易所」；在行動上由慫恿蘇聯成立「社會主義國聯」，改爲鼓動新興國家另組第二或革命的聯合國。但是，毛共這項策略不能算是成功，因爲由毛共積極策劃預計在一九五五召開的第二次亞非會議，舉凡毛共所提反聯合國的言詞以及堅拒聯合國秘書長宇譚與會的態度，均未獲得共鳴，而那次會議也宣告流產。

伍修權講的毛共對聯合國的中級策略是「利用講壇」。這也是學自列寧。列寧說：「一九〇六年布爾什維克抵制杜馬（Duma），已經是一個錯誤」。但布爾什維克參加杜馬，並不是像孟什維克所作的那樣在杜馬中間獨立憲民主黨人聯合起來進行正常的『立法』工作，而是要利用它爲鼓吹革命

的講壇」⑪。

伍修權當時說明，他那次在聯大中就採用了利用講壇的策略。他曾拚命攻擊美國，因為「壓低敵人的氣燄和增長自己的聲望，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他還譬喻說：「這正如同一個拳王必須在擊倒其對手以後才能取得榮譽一樣」。毛共進入聯合國後，更加多了它利用講壇作宣傳和鬥爭的機會。它在聯大乃至與聯合國有關的一切國際性會議中，都以煽動性的口吻放言高論，不論其議題內容如何，毛共都會把它引導上「反超」「反霸」的結論，及至討論到問題的實際解決方案時，它不是有保留意見，就是拒絕參加行動。

⑫。不過，就毛共說來，僅只這樣就已達到它利用講壇的目的。

伍修權所講毛共對聯合國的高級策略是「分化」。他當時就指出如果毛共進入聯合國，就要成為「亞非集團」的領導者，成為「亞洲、非洲十餘億人民的綜合發言人，成為從帝國主義奴役下解放出來的新興民族的典型發言人」。所謂分化，是要在聯合國會員國之間進行，使新興國家形成一個政治集團，與西方陣營對抗，如此就可以削弱聯合國的力量，使其不能發揮本身的功能。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毛共代表團長喬冠華首次在聯大發表政策性演說稱：「二十多年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為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之反對外來侵略和壓迫，進行了頑強不屈的鬥爭。歐洲、北美、大洋洲也興起了要求改變現狀的羣衆運動和社會潮流。越來越多的中、小國家正在聯合起來，反對一、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爭取獨立自主地解決本國事務的權利和在國際關係中的平等地位。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這是利用講壇作宣傳，而這些詞句中顯然富有挑撥、分化的意義。至於他說：「中國與絕大多數亞、非、拉國家一樣，是屬於第三世界的」。表面上似很謙虛，實質上是想作第三世界的盟主，也就是伍修權所說的「領導者」。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上發言時說：「在戰後一個時期內曾經存在的社會主義陣營，因為出現了社會帝國主義，現已不復存在」。「現在的世界上存在着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這不仍然是分化策略的運用嗎？

伍修權當年還提到，設若毛共能在聯合國內掌握到絕對優勢，它可以採取更高級的「變質」策略，把聯合國質變成為有利於毛共的外交工具。他曾

列舉俄國十月革命前的「二月議會」為例，說明列寧如何使那個屬於資產階級性質的議會變了質。此外，他也解釋了「摧毀」策略，那是說共黨在力量足夠時，可以解散一個議會，另成立一個新議會，并舉列寧當年之建立「五月議會」，為其典型的史例^⑬。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日漢堡「德國論壇」週刊轉載蓋德·魯格(Gerd Ruge)在「世界報」(Die Welt)發表的評論說：「第三世界各國將聯合國視為世界性議會，按「多數決定」來通過國際政治與經濟的改變。我們可以補充說，毛共也把聯合國看作世界性議會，在其中施展議會戰術。認真說來，除了把蘇聯由朋友改成了敵人外，毛共對聯合國的策略並無改變，看來它也不想改變，要堅持着繼續鬥下去。」

五

一九七一年七月五日，郭沫若在北平對日本「朝日新聞」記者談話時，把聯合國二十幾年的歷史，劃分作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一九四五年聯合國成立到一九五〇年，人們對聯合國還存有幻想；第二階段是從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假聯合國名義「侵略韓國」之後開始，聯合國成為美帝侵略世界的掩護工具；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美帝提議組織第二次聯合國軍隊開往剛果，鎮壓剛果人民反抗比利時的鬥爭，蘇聯對這項提案竟予以支持，從那時到現在，是為聯合國的第三階段，美蘇兩大國互相勾結，利用聯合國為爭奪世界霸權和進行政治交易的場所^⑭。

郭沫若談話時，毛共尚未踏進聯合國大門。現在我們可以為他續上一個階段，那就是從一九七一年毛共入會後，聯合國就進入毛共以統戰手法，聯合第三世界、中立第二世界、孤立第一世界——美蘇，藉「反超」「反超」名義，從事內部分化鬥爭，迫使聯合國走上十字路口的階段。人們還記得，當廿九屆聯大主席包蒂福利克宣布休會時，他曾得意地說：「這是一次歷史性的或革命性的會議」。的確，廿九屆似乎是第三世界表演「多數暴政」的大會，這是伍修權所說「變質」策略的成果嗎？假如是的話，那下一階段聯合國豈不就面臨着被「摧毀」的命運？

在這次聯大中，毛蘇雙方不斷纏鬥（有趣的是蘇聯與毛共面對面鬥爭的

槍手，又常是馬立克），毛共也直指美國代表加以抨擊。因此，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聯合國發表一項評論，指控毛共進入聯合國三年內，迄未「提出任何一項旨在加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具體建議」，只「以自私的目的圖利用第三世界及聯合國」。這話是對的。不過，蘇聯是牽毛入會的先進，而其「自私的目的」和毛共也互相伯仲。美國首席代表史嘉利（John A. Seal）則早於同月六日在大會發言時，就批評聯合國出現「多數暴政」的趨勢，傾向於達成單方面的、不切實際的、無法執行的決議，並藐視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因此，美國國會與人民對聯合國的支持日趨消沉^⑨。可是，我們也想起過去若干美國人士曾藉口「普遍性」原則，把毛共拉進聯合國，希望它會担任「建設性」的角色哩！

一九七四年這一年，在聯合國主持下，四月間舉行過有關資源問題的第六次特別會議，六至八月舉行過海洋法會議，八月間舉行過世界人口會議，十一月舉行過世界糧食會議。這些足可證明人類正步向國際共同社會，而聯合國正應肩負起這項世界性任務。上述種種問題以及其他若干世界性問題的解決，須要全人類的努力。無論先進後進，單靠國家主義將無濟於事。既然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不依靠國外的資源，那麼任何一種資源也就不能夠長期作武器使用。目前，人們正為世界性經濟問題謀求解決之道，毛共那種鬥字當頭的作法有害而無益。在本屆聯大中，英、法、西德及其他西方國家或第二世界國家，大多發言支持美國代表，而第三世界國家也并非每一問題都全部支持毛共及共產國家。時間一久，毛共那種鼓動別人以減產、禁運等手段運用石油或其他資源作武器，而自己却積極開發并輸出石油，趁機會撈上一票的陰謀，也會被拆穿。

古語說：「三十而立」。聯合國現今已二十九歲，但它似乎已病魔纏身。它會繼續生存下去嗎？那就要看它走的道路是否正確了！

註釋：①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台北美國新聞處新聞資料。

②參閱同年八月號中文「今日世界」蘇治平譯文。

③本文原載「外交季刊」，參閱同年十一月號中文「今日世界」胡廷捷簡譯文。

④同年十二月十日中央社華盛頓合衆國際電，見十二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⑤同年十一月十四日「朝日新聞」。

⑥一九六五年十月七日「人民日報」載陳毅對「中」外記者談話。

⑦一九六五年一月廿八日「新華社」喀拉蚩電訊透露，周恩來曾有此倡言。惟其時毛共孤掌難鳴，四月二日周恩來對中東通訊社總編輯談話時，即改口稱毛共倡議另組新聯合國，是爲了「加強亞非國家在聯合國的發言權，對要求徹底改造聯合國機構的鬥爭有幫助」。

⑧同⑥。

⑨一九六六年四月廿二日香港工商日報。

⑩一九三八年版「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一九五三年毛共「人民出版社」中譯本，一一四頁。

⑪同右，一一五頁。杜馬乃當時帝俄型的國會。

⑫例如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羅馬舉行的世界糧食會議中，毛共曾大放厥詞。但對會中決議並經十二月十七日聯大通過創設的「世界糧食理事會」則拒絕參加。

⑬有關伍修權對毛共對聯合國策略的說明，請參閱李聿恆著「中國大陸的新奴隸社會」，一九六一年八月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版，一五三——一七七頁。

⑭該次談話經「朝日新聞」於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以新聞發表，八日再專題報導。

⑮關於修改聯合國憲章案，美蘇均表反對，毛共報刊則多次抨擊美蘇。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新華社」文章「螳臂豈能擋車——記廿九屆聯大關於修改聯合國憲章和加強聯合國作用問題的辯論」，指名馬立克與史嘉利加以抨擊，說馬立克主張修憲國家是「反動勢力」，要「破壞憲章的基礎」「搞垮聯合國」，史嘉利指責「多數暴政」，乃美蘇「心有靈犀一點通」。

呂律著

蘇俄經濟研究

實售新台幣二百元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